



周天勇：中国未来 15 年还有年均 5.5%到 6.5%的潜在经济增长能力



## 【相关阅读】

【中国的高增长究竟来自于哪里？——奇迹解释之一】周天勇：现有经济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困惑

【中国的高增长究竟来自于哪里？——奇迹解释之二】周天勇：大力度改革开放推动全要素生产率高速增长

【中国的高增长究竟来自于哪里？——奇迹解释之三】周天勇：全要素生产率：3/4 源自改革，创新只占 1/4

【中国的高增长究竟来自于哪里？——奇迹解释之四】周天勇：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

【中国的高增长究竟来自于哪里？——奇迹解释之五】周天勇：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是 1998 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又一重要来源

【中国的高增长究竟来自于哪里？——奇迹解释之六】周天勇：土地资产化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是 1998 年以来经济增长动力的最大来源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去、现在和未来，我写了四篇学术论文。这一专栏的七篇短文，是其中一篇的分述。其他三篇学术论文，我还将分三个专栏，陆续在公众号里刊登。这样的研究工作，得坐冷板凳，没有现成的逻辑和模型可寻，既费时间又费脑力，真不容易。就专栏的分析，自己的想法是，把过去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内在来源，较为符合中国实际地讲清楚。再进行纵向对比，我们能总结到什么经验，是不是还有经济增长的潜能可以挖掘出来，为这个国家的发展尽点研究方面的责任。

前六篇短文描述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从二元体制转轨生产函数增长模型学理上可以总结为：

$$Y = \frac{\Delta A_1 + \Delta A_2 + \Delta A_3}{G_{n-1}} + \frac{\Delta L_c * p}{G_{n-1}} + a * \frac{\Delta W}{W} + b * \frac{\Delta K}{K} \quad | \quad \text{天勇谈经济}$$

其中,  $Y$  为 GDP 增长率;  $G_{n-1}$  为上年 GDP;  $\Delta L_c$  为建设用地出让面积;  $W$  为劳动力数量;  $K$ —资本数量;  $\Delta A_1$  为广义技术进步 TFP;  $\Delta A_2$  为产品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TFP;  $\Delta A_3$  为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零到成本价格再到市场价格溢值形成的 TFP;  $p$  为建设用地征用出让从零到市场价格;  $(a+b) = 1$ 。

需要指出的是, 从上式可以看出, 这里假定出让建设用地部分与资本和劳动力的替代关系不变, 其投入和出让土地零到市场价格溢值形成的增加值,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 既可以以土地从零到市场价格溢值方式计入 TFP, 也可以以居民和企业自己产权和自己使用的住宅、厂房和商业楼, 别人或者自己给自己交纳地租和房租的方式用生产法计入 GDP。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 9%以上, 其 50%以上来源改革对体制禁锢的要素生产力和土地和住宅等市场价值从无到有的释放。改革第一阶段的特征是: 产品市场化为主和要素市场化为辅, 承认物质利益和扩大自主权, 经济主体可以通过追求利益去纠正这一阶段还没有大规模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扭曲。

改革第二阶段, 1992 年扩大个体私营和引进外资增加了追求利益的市场经济主体, 建立了借贷和直接融资资本要素市场, 特别是随着对农民工到城镇和沿海务工限制的取消和国有企业下岗、分流和再就业的改革, 也基本建立了劳动力要素市场。因此, 改革开放前 20 年经济高增长的来源, 主要是产品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改革提高了要素的利用效率。

改革第三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一方面，加入 WTO 和引进跨国公司等经济主体及其更优化地配置各种要素，使得开放倒逼经济体制改革提高要素生产率仍然是这一时期高增长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建设用地从有偿出让到市场化出让，城镇住宅货币化分配和商品化销售两项改革，实际是土地和住宅从自然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成了有市场价值的资产。在这种二元体制下，城镇住宅资产从零到房改价格，再从房改价格通过交易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形成中国独特的 TFP。而农村土地征用在市场上出让为建设用地，其年年不断地被征用，也不断地发生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形成规模不断扩大的土地出让收入。从统计局的数据看，不论以何种方式平衡，巨额的出让金还是进入了 GDP 的核算中。

从 TFP 增长率变动的形状看，由产品市场化销售和要素配置体制改善提高要素生产率推动的高增长，体制改革时推动大幅度上升和不久又边际下探的特征较为明显，呈现为倒 V 型趋势。住宅资产化改革从零到市场价格溢值，由于通过交易变现才能实际获得，而资产交易年度间是稳定和平缓的变量，其 TFP 增长形状几乎平行于横轴。含义是：资产化改革对于经济增长率的支撑除了起始阶段，不会大起大落，表现为平稳、逐年和中长期的释放。

从本文对过去中国经济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的学理性推断是：首先，二元体制国家与一元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其经济增长潜能，特别是潜在的 TFP，处在体制扭曲的禁锢之中，单纯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

策刺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体制扭曲对生产力的束缚。因此，没有市场化改革，或者改革不到位，或者改革没有被落实，也就不会有经济中高速增长潜能的释放。

其次，二元体制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率也与市场经济国家不同：市场经济国家潜在的增长率长期来看是稳定和内生的，只是在周期性流动性不足时，需要扩张的经济政策刺激使过低的增长率回到潜在增长率水平上。但是，二元体制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如果没有安排强有力改革外推解除体制扭曲，因禁锢的要素闲置和低利用以及被锁住的资产价值，无法得到改善和释放。

而从世界各主要创新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在一个近五十年的时间中，广义技术进步并没有推动过他们的经济呈 J 型增长，而是处在 1% 上下小幅波动并呈现平缓变化的态势。未来广义技术进步会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呈 J 型回升，也可能是一个概率很小的期望。因此，如果没有改革，改革不到位和改革没有被落实，中国的自然经济增长率也会是一个增长长期下行低速变动的过程。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9585](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9585)

